

人大诗报

第 8 期

出版日期

2010年10月10日

团宣准字:09-0241号

REN DA SHI BAO

《人大诗报》

主管: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学生媒体总社

主办:中文新世纪报社

指导老师:李亚娟

社长:郝小溪 吕鹏 汤欢

投稿邮箱:rendashibao@163.com

主编:罗京 李文健 何振泓

痛苦与担当 ——记专访王家新

◆ 蔡文嘉

真诚,是王家新教授超越话题给我最深刻的感受。

在约定的时间之前,我早早地来到了王家新教授的办公室外,徘徊良久。就像我不知道教授第一遍的拒绝是为何一样,我仍然不知道教授后来接受采访的缘由。准备好了可能出现的紧张的话题气氛,我忐忑地敲响房门。

待二人坐定,教授解释,他一般不接受校内采访的缘由是大家要了解他,通过他的作品就好了,采访这样的活动,多了未必好。不是孤介也不是自傲,而是出于一种对安静、真纯的恪守。

在读教授的很多代表作,如《转变》(帕斯捷尔纳克)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一种源于时代和社会现实的疼痛感:“那北方牲畜眼中的泪光/在风中燃烧的旗帜/人民眼中的黑暗、饥饿,我怎能/撇开这一切来谈论我自己”。然而当我读到《孤堡札记》(瓦雷金诺叙事曲)的时候,又发现到疼痛感好像来自诗人内心深处,关于自身命运、历史文化命运的焦虑和压抑。当我回到疼痛感源自前者、后者抑或两者的交界时,教授告诉我,要说痛苦,跟现实生活中更多深陷痛苦的人相比,我们很多人都无法说也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痛苦的。要说他诗中源于自身的疼痛感,那是来源于他全部的生活。

“我的痛苦来源于我的整个生活。”这句话教授重复了很多遍。从他的叙述中我得知,青年时的记忆留下极深的创痛。文革的时候,他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出身并不好。红小兵当不上,团也不入,对于那时的孩子来说,要承担这些,真的很艰难。“我这辈子见到过的最大的雪是在老罗西北山区,好大的雪,齐小腿那么深。当时就感觉非常的寒冷,比现在的北京要寒冷得多……”大概就是因为那时的记忆,“寒冷”在教授心中深深扎根,“寒冷在燃烧”。到了北国,北方广阔严峻的风光唤起了诗人心中最初的记忆;寒冷,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词根:雪。

“当然,现实和时代的痛苦也无法忽视。其实,任何一个忠于自己内心的诗人和作者都会将目光投向现实的困难和时代的积病。时代的痛苦需要诗人敏锐的感知去触及,这是理所应当的,也是诗作应该承担的责任和重量,无意识也无法回避。”

教授回答我这个问题的顺序让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真诚与直面,作为一个多曲曲折折的诗人,完全没有顾及那么多弯弯绕绕。但是之前查阅的资料留给我的疑问并没有因为教授的真诚在这里得到完全的理解与忽略,我继续发问。

加之疼痛感,是为了引出下面那个更加尖锐的问题,有关教授的写作立场和写作态度。《孤堡札记》和其它的一些90年代的先鋒诗作的写作方式引来了一些争议,从而有了99年的盘峰论争。所谓争议,就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条道路的相互质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本以为,同样是批判,放在历史文化领域的价值未必就低于社会现实领域,但

是当我看到教授“只有从文学中才能产生文学,从诗中产生诗”这一论断时,感到了跟民间写作者同样的费解与怒气。“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最初的文学和诗都来源于生活,您怎么看待我的也是很多人的疑惑?”我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还是您的话中另有深意?”

教授微笑,并不急于正面回答,“我并没有否定艺术源于生活这句话,它是对的”。教授表示,他所说的这个“文学产生文学,诗产生诗”是有所指的,不能够简单地理解。最初的文学来源于生活,不错,但是这个生活不仅指现实生活的经验,也包括一种文学经验。很多诗人的诗作中都带着前代的影子。拿屈原为例,他的作品也是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源泉,但他的作品也不是前后无继承无连接的,不是孤立、凭空存在的,和当时楚国的民歌有着千丝万缕影响与集成的影子;李商隐的诗歌,圣诗杜甫的诗歌,都是在前代诗歌的语境下延续发展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在教学生诗歌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他们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弊病,也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因为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震动才会让我们靠近。“吃牛肉不会变成牛”是一种自知和自信。

我喜欢教授的最后几句话,“是一种自知与自信”。自知就是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与所受的影响,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民族文化并非那么容易就被抹杀甚至同化。对于那些过于敏感、惊惧的激进分子们来说,教授的这句“自信”是多么客观而有力。

可是作为记者想必有着刨根问底的优良品质,我继续追问得更加细致,有关《日瓦医生》和王家新教授的《瓦雷金诺叙事曲》。我感觉到是前者抽出一些文本进行重组和改写。这样的互文性写作怎么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教授摇头:“我不是十分赞同你这种说法,我只是采用了同样的材料。”那么您就是借助《日瓦医生》中的材料来更好地表达自己?”

“可以这么说。它还有很多西方文学,在其中我们能够找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成为自己。它拨动了我们内心那根早已存在却未曾发现的‘弦’,我们以它为切口来拨动更多人心中‘的弦’,在《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之后,很多普通的读者来信跟我交流,说那首诗写得真好,表现出很多人心中的两难和痛苦,很多人也说我提出的是所谓的‘无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此,也归于此。”

说到“互文性”,教授告诉我,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研究中西方问题的时候,他都会有意识地建立一种关联性,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回到这样一种关联性中去,同时也会有意地显露出这样一种关联性。

尽管采访稿上密密麻麻堆满了有关的问题,我想我没有必要继续问下去了。我已经得到了“答案”。很多人对“互文性”的敏感不过是对教授真诚的一

这样的“创作”定为虚仿,更有甚者,将这种提法与西方文化对中国新诗的深刻影响相联系,理解为民族文化的一种沦陷、丧失。

“记得您说过一句话,‘吃牛肉不会变成牛’,来回应人们质疑西方文学对中国新诗的过分影响。这句话看上去很巧妙,但是对于诗歌来说,如果继承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怎么能够保证不渐渐趋同?”“你的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他告诉我,在民族国家界限日益模糊的当今,文学开始需要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发言。共同价值是诗歌等艺术形式的评判标准。一部好的作品需要在最大限度上探讨终极问题,体现普世价值观,让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民族的读者都能够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

“毕竟每个民族都是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的。”教授点头,“我正要说,这里就涉及一个具体和普遍的关系。在具体中能够体现普遍意义就是我们的追求。”他很赞赏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这里的世界文学并不是各民族文学的简单相加,而是融汇贯通了各民族的统一整体。至于继承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内核,

我觉得我们在他们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到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弊病,也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东西。因为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和震动才会让我们靠近。“吃牛肉不会变成牛”是一种自知和自信。

我喜欢教授的最后几句话,“是一种自知与自信”。自知就是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与所受的影响,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民族文化并非那么容易就被抹杀甚至同化。对于那些过于敏感、惊惧的激进分子们来说,教授的这句“自信”是多么客观而有力。

可是作为记者想必有着刨根问底的优良品质,我继续追问得更加细致,有关《日瓦医生》和王家新教授的《瓦雷金诺叙事曲》。我感觉到是前者抽出一些文本进行重组和改写。这样的互文性写作怎么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自己?教授摇头:“我不是十分赞同你这种说法,我只是采用了同样的材料。”那么您就是借助《日瓦医生》中的材料来更好地表达自己?”

“可以这么说。它还有很多西方文学,在其中我们能够找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更好地成为自己。它拨动了我们内心那根早已存在却未曾发现的‘弦’,我们以它为切口来拨动更多人心中‘的弦’,在《帕斯捷尔纳克》发表之后,很多普通的读者来信跟我交流,说那首诗写得真好,表现出很多人心中的两难和痛苦,很多人也说我提出的是所谓的‘无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此,也归于此。”

说到“互文性”,教授告诉我,无论在诗歌创作还是研究中西方问题的时候,他都会有意识地建立一种关联性,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回到这样一种关联性中去,同时也会有意地显露出这样一种关联性。

尽管采访稿上密密麻麻堆满了有关的问题,我想我没有必要继续问下去了。我已经得到了“答案”。很多人对“互文性”的敏感不过是对教授真诚的一

瓦雷金诺叙事曲

给帕斯捷尔纳克

◆ 王家新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
又一场暴风雪
止息于他的指尖下,
静静的夜
谁都会惊醒于
这苦难世界的美丽
和它片刻的安宁;
也许,你是幸福的——
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
松木桌子留了下来,
这就够了。
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
已别无他求。
何况还有一份沉重的生活
熟睡的妻子
这个宁静冬夜的忧伤,
写吧,诗人,
就像不朽的普希金
让金子一样的诗句出现
把苦难转变为音乐……

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松木桌子上燃烧,
突然,
就在笔尖沙沙声中
出现了死一样的寂静——
有什么正从雪上传来,
那样凄厉
不祥……
诗人不安起来。

种怀疑。既然教授刻意显露自己作品与他者的那种关联性,也就没有必要质疑教授在诗歌创作中“借用”“互文”的动机了。如此真诚地肯定自己是因为相同的感触而接近、进而模仿,教授诗中的生命本色与品格光辉必然会越来越动人。

教授一直走近帕斯捷尔纳克、保尔·策兰等人,源于对他们承担精神的高度认同。1994年5月,王家新在接受陈东东与黄灿然的采访时更是鲜明地表达了对帕斯捷尔纳克承担精神的认同,“我不能说帕斯捷尔纳克是否是我或我们的一个自况,但在某种艰难时刻,我更从他那里感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一种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灵魂上的亲近”,我感动于这个词。我问教授,作为一个诗歌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教授诗歌创作的老师,他认为诗歌能够承担什么?应该承担什么?是对自己良心的一种承担和救赎,还是通过拯救自己来影响他人,抑或两者兼有。

“关于承担,这个命题很大,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承担人类命运这样的大话、套话。还是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说,忠于自己的作家、诗人都会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承担。这种承担更多的应该先是承担自己的良知、自己的命运,然后才谈到去影响他人。影响他人的途径也就是——一种传递心灵的震动,拨动内心那根弦。用诗人的敏感、诗人的勇气去触及常人没有发现、但一直存在的那根弦。承担的意识是必须体现的,就像犁尖必须深入泥土,必须破进去,才能够体现其价值。作家的笔触也是如此,必须与现实相接,必须承担起一定的重量。”

采访结束,王家新教授赠我一本他最新出的书《雪的款待》,我微笑,“雪”是诗人寻觅的词根之一,和“真诚”“承担”一起做成了诗人的注脚。

欢快的语言
收缩着它的节奏。
但是,他怎忍心在这首诗中
混入狼群的粗重鼻息?
他怎能让死亡
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
笔在抵抗,
而诗人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严酷的年代
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为什么不能变得安然一点
以我们的写作,
把这逼近的死
再一次地推迟下去?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
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
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洁白绣品……

蜡烛在燃烧
诗人的笔重又在纸上疾驰,
诗句跳跃
忽略着命运的提醒。
然而,狼群在长啸,
狼群在逼近,
诗人!
为什么这凄厉的声音
就不能加入你诗歌的乐章?
为什么要把

人与兽的殊死搏斗
留在一个睡不稳的梦中?
纯洁的诗人!
你在诗中省略的
会在生存中
更为狰狞地显露,
那是一指闪光的狼牙,
它将切断
一个人的生活,
它已经为你在近处张开。
不祥的恶兆!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这巨大的恐惧?
诗人放下了笔。
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
到另一个词的间歇中
狼的嚎叫传来,
无可阻止地
传来……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能写作?
当语言
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
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

1989冬 北京

桔子

◆ 王家新

整个冬天他都在吃着桔子,
有时是在餐桌上吃,有时是在公共汽车上吃,
有时吃着吃着
雪就从书橱的内部下下来了;
有时他不吃,只是慢慢地剥着,
仿佛有什么在那里居住。

整个冬天他就这样吃着桔子,
吃着吃他就想起了在一部什么小说中
女主人公也曾端上来一盘桔子,
其中一个一直滚落到故事的结尾……
但他已记不清那是谁写的。
他只是默默地吃着桔子。
他窗台上的桔子皮愈积愈厚。

他终于想起了小时候的医隔床头
摆放着的那几个桔子,
那是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给他带来的;
弟弟嚷嚷着要吃,妈妈不让,
是他分给了弟弟;
但最后一个他和弟弟都舍不得吃,
一直摆放在床头柜上。

(那最后一个桔子,后来又怎样了呢?)

整个冬天他就这样吃着桔子,
尤其是在下雪天,或灰蒙蒙的天气里;
他吃得特别慢,仿佛
他有的是时间,
仿佛,他在吞食着黑暗;
他就这样吃着,剥着桔子,抬起头来,
窗口内摇曳的光芒。

2006.2 望京慧谷阳光

责任编辑:蔡文嘉 陈亮

编辑:徐毅发 王鹏 朱敏

美编:李玥涵



韩思阳 诗词回首

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黄花偷零，燕子天涯去。霜华重瓦秋千住，一任长锁眉峰路。
冷冷桂华忍回顾，彩云盈袖，剪灯凄凄语。相思消得良夜无，魂梦幽幽往何处。

望江南

南风暖，波影一漪收。凝销千里生月光，丹朱一痕压碧宸，雅鲤戏瀉云。
西风淡，花啼红露坠。半塘秋水黄芦葦，一湾明月映燕回，此辉曾照谁？

临江仙·清明雨上

暮雨盈盈声声残，冷风敲打娇蕊，零星桃花飘摇坠，两行拆作泪，斜斜随燕飞。
霖铃惊破霭沉沉，谁人叹息芳菲？瑶镜蛾眉空相对，一炉相思恨，尽付心字灰。

秋夜怀乡

清风有恨梅香醉，桂子无声落月白。新波不识芙蓉浦，安引轻舟人梦来？

念奴娇·香山遣怀

春深日残月未圆，东风无力花眠。黑云不散珠帘卷，嫩柳摧折心寒。虫鸣草绿，蛙声楼满，惊惹芳心乱。何时红叶，犹有佳人伴。
又将一度春去，人不忆昔时，似曾相念。洛阳走马，览雒菊，暗有心思谁点。多情恼却，堪与比黄花，空留泪眼。凭凭七窍，余有绿鬓华年。

苏幕遮

冷月斜，残灯灭。寒星点点，黯淡晚风烈。枯索风华似冬夜。万树梨花，泪眼对笑靥。
紫花丛，双栖蝶。青柳丝绦，任春风吹斜。巧笑如花花俏歌。柔肠百结，却道是情怯。

无题

烟雨纷纷笼花尘，镜湖飘渺映香痕。春芳不住馨消尽，赏花人去却留魂。魂随花归情依依，神牵形去爱缱缱。冬雁徘徊不能鸣，道尽吾心盼同恩。

耿方至 诗词三首

钗头凤

◆ 侯俊芳

花袖口，小黑手，白云悠悠小枕头。粮糠粗，春江白，一卷纸墨，九载只挂。罢，罢，罢。
光依旧，境难留，闲打雨滴梦消瘦。山海长，待青葱，难抚阮籍，路在脚下。驾，驾，驾。

折愁肠

◆ 轩轶·明旭

我心好似白云渡，荡入晋河亦渺茫。忽来万般苦愁事，欲笑无泪断心肠。恩如泉涌浪袭来，洒脱排老势气狂。形单影只寒窗下，万卷从中起翱翔。

陈忍忍 诗词回首

夏荷惊梦

满湖帘外雨，滴打小荷翻。惊恐浅梦人，对窗犹直雨。起身凭栏望，又忆离别时。问君何时归？唯有影叹息。

梧桐秋雨

梧桐摇曳，秋雨霏霏。晚来江风拂面去，两江愁，孤不见。云雁回首，亦叹息。梧桐，秋雨，凄凄，君不见秋心，无眠歌。

烟雨西湖

西湖烟雨几时休，孤帆棹影波上愁。一望清雾终不散，舫舟何时在岸连。

醉心亭盼君

醉卧湖心亭，把酒与江饮。水天接碧处，点点孤帆影。渔家灯火明，夜夜不为君。又忆卿去日，送君离别曲。君为高山吟，我为流水曲。

减字木兰花（新声韵）

◆ 陈亮

离酒别泪，无处折柳听月桂。黄叶秋风，总是离别非侧中。琵琶声碎，憔悴声中忆憔悴。残梦孤心，冷月青灯寒晓声。

阳关曲（新声韵）

◆ 陈亮

叶挤古渡徘徊时，句句乡愁步步思。觅得憩雁欲同愁，归雁却恐南去迟。

雨中寻桂

◆ 刘佳佳

鹅黄雨，桂风中立，暗暗盈香沁人心。引指亭边寂寞林，循径相携携履去。纤指轻拈花落雨，花下人惊面相觑。忙对落红说解语。

借落叶说的

我落我的叶子，是时候到了，就像你们死了，是时候到了。你们之中的一个拿着扫帚，拍打我的叶子。

我的叶子落了，不是时候到了，不是我的友人帮忙，你们为它命名：流动的空气或者风，我的失去血液的叶子提前落了。

我不怪你的摸切，你只是接了清洁的任务；我催你你消逝的细菌，因为你更想生存。

我的叶子可以停留一两天么，就像微博的一两个帖子？然后，随你送到那座焚尸炉吧。

我为伤心人准备的不是手绢，只是眼泪的导火索。伤心人是美人，脸美，心美。

我的叶子，在辛格的小说里，值得纪念，就如命悬一线的切带。在辛格的小说里，我是巩固你的小命的打气筒。

清明

◆ 七 戈

一些需要你惦记的雨、水花和冷在清明，只有等到午后才会与你相遇，你说起家乡的渔船夜晚，灯火映着月色醉了几天你太瘦，太爱家乡那些单身的小河

你行走于父亲墓碑的孤独上你竟，遇到你是一场交通事故那时，车辆陈旧，冷雨纷纷黄昏因疲倦而困在你的身边那个夜呵，也无比通红

脱离地表

◆ 张玉龙

对你而言，生存意味着绘画而非保护身体

显微镜下，拉着犁飞翔的分子一个是你，另一个抢占了你的姓名

文森特·梵·高在缺乏大师，只剩领袖的时代

如果我倔强地大口喘气，伪装作剥蚀的雕像说出谎话

我能否有幸成为你的向日葵，抑或一只偏离航线的鸟鸦，看手

杜比尼花园里紧紧依偎的草木不让静止的事物整理你的麦田

如果我厌倦灼烧，弥留在沸腾的死亡广场刻意学习缄默，或者

透露你在圣雷米发疯，还有兹河请你痛快地拍下我的头颅，赐予我酒器

相碰的响动，割下我的左耳，点燃画布上垂死的太阳让色彩热烈

“梵·高”，解剖作汉语里两个脱离地表的字你以画家的身份将一个世界抛诸脑后

我以诗人的姿态套你的经历，并猜度哪块油彩里埋葬着你的衣袂

桑克

桑克，当代诗人。1967年生于黑龙江省8511农场，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居哈尔滨。著有：诗集《潜水者》《海岬上的缆车》《桑克诗歌》《桑克诗选》，译诗集《菲利普·拉金诗选》《学术涂鸦》。作品获刘丽安诗歌奖、《人民文学》诗歌奖，被译为英、法、西、日、斯洛文尼亚、孟加拉语等多种文字。

是我配合着绵绵的秋雨，是我配合着阴沉的天色，是我，使你暂时脱离亚洲的暖昧。

这是秋天了。是时候孤独了，像里尔克说的。你分明地记得，应该如何拂拭书脊的灰尘。

2009.10.28.12:31

春花

迎春长了短叶，勉强挽留稀疏的花朵。你的好时光已经消逝，炫耀只能等到明年。

榆叶梅毛手毛脚，缀在枝干的两边，浓时仿佛新烤的羊肉串，淡时仿佛殡仪馆的花环。

难闻杏花聚会的私语，贴个脸儿，比划着手势。仿佛小姑娘摇着头顶的银饰，只是听不见清脆的回音。

梨花，大而优渥，仿佛雨后驾临。朝拜者捧着相机，献着殷勤。素面洁净，谁能不喜？

丁香蓄势待发，掐着暗粉的关节。再来一场春雨，满城就是它的统治。

任何东西都能红那么两天，年年如此也就没什么稀奇。只有人类才能赋予万物一个灵魂？

2009.5.13.12:20

低语

此刻，是那过于阴郁的穹顶使你开口。此刻我是你你躺着，把我放进你睡梦的身体。

仍然像昨天，你在一块红色石头之中找我我则在它消失不见的地方寻找声音。

你受了伤，在想象的废墟里。

此刻，你关闭空间，猎人般潜入死亡筑巢的所在。而词打开，像一只鸟翅膀颜色退出的高度。

2010.7.31

徐钺，诗人、小说家、翻译家。1983年3月生于山东青岛。2001年考入北京大学，2007年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攻读研究生。历任北大、清华文学社社长等。诗作曾获第四届无名诗歌奖、第26届樱花诗赛一等奖等。作品散见于全国各文学刊物。

午后

天空像慢跑者的灵感膨胀着它偶尔停步，几秒钟，把过度发酵的东西丢掉

我们被这凭空而至的眩晕击中瞬息，云彩变得急躁而具体；那不见的在者正压出它的重量

一个黑色的生命买了四只翅膀，没有尾翼它摇晃着逼近并超越我们落后，又跟随我们像此刻狂烈的光那昏昏沉沉的思想

2010.8.4-5

空房间日记

◆ 王辰龙

终于，离开水的包围，沙尘开始营造生活的迷雾；洗不净的手指伸向晨风，感受那粗粝，还有浮夸；而嘴唇干裂出的沉默，适时躲进了秋天的出租屋；阳台的窗始终开着，新鲜空气氧化了几片馊西瓜。罐装的日子被榨进了椅子，再被剥开——赤裸裸；剥下的皮也沉入白开水，腾起阵阵烟与十二点。耳朵听见了，心却不能；门或窗户确实曾经响过水龙头也在响，咕咚，挂钟也响，午睡成为梦魇。晚餐之后横着切开一只杨桃，让星星似的果瓣们排列在白夜般的盘子中央，依次赏玩并——吃掉，并与影子肉搏几个小时，眼睛中拳，喊疼，关灯。梦是海。谁也叫不醒的双手一边等待着太阳东升一边写下航海日志，最后一行总是提前写好：“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推开了空房间的门。”

十行

◆ 七 戈

惟此没有房子，就不必建筑/惟此孤独，就永远孤独。

——里尔克

总有一些人，打开秋天的天空，如花思念云朵。“总有一些人，从远方赶来爱我。”这些永远不能轻易言传的事多少显得有些倔强，比如你和秋天的对峙使夜幕更早，星星因你的凝视而铺满天空

总有一些孤独，是不可言说的，如你的心事唯一可猜到你微笑后，疼痛的心你把日子较碎，洒满一地。你单脚站立，旋转所有的故事都开始完满。总有一些人收下云朵总会有一些人，从远方赶来，爱我

另一种低语

你醒了，又一次，黎明像无家可归者窥探梦的锁孔。你收起钥匙，你带着我尚未完成的身体走出。

时间低语，光的舌尖在我们口中相互交换语言则以胚胎的形象在肺部蠕动。

把我刺在泥土里吧，把我放进你锻造岁月的石头用溺死者的声音问我：谁活着？——谁正用阴影磨炼天空。

这里，田野是一百万年前海洋柔软的化石。

这里，词被喝尽，你怀抱我的走向沉默深处。握着闪电，我们站在风暴到来前命运巨大的呼吸之中。

2010.8.1

隐喻

诗句在雨中行走，那溶解于白天的光使他的灵魂雾一般弥散

八月，他寻找的，比一夏夏天更多

水排着队，像泥土中不安的幼虫等待进入孵化言辞的森林——那里，他发现一只藏在树叶背面的灰烬！

天空加快脚步超过了雨，一阵光急速跟进

指尖点亮的瞬间突然，你在诗句中完成一次带阴影的飞行离开了树滑向雾重新聚拢的所在——

那里，是八月，手空荡如潮湿的大地，他听到自己体内你所投下的灰色记忆。

2010.8.8-11

徐萧

徐萧，原名为徐美超，辽宁开原人，为复旦诗社第31任社长。作品散见《星星》《诗选刊》《上海文学》《诗林》《诗歌月刊》《语文报》等刊物。2009年受台湾文学基金会之邀赴台参加“两岸青年文学营”活动，2010年入选“2010·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曾获得第六届“北大未名诗歌奖”“首届全国大学生人文原创大赛最佳作品”。

鹤子草

于是想起大雪。想起，雪里瘦削的夜，那夜，江南潜滋暗长。一千种绿阴绕一封回书，恼怒像未画过的眉，愈发淡了。无论是闪电还是根须，必将死于海洋；我们也曾喝下这酸苦涩的胸襟。

兄弟，在想完那个女人之后，我总要花很长时间回忆你的笑容；我喂养它们，并且从中攫取过活的食粮。知道吗，有些痛苦更让人着迷我们还死过，那么活着并不显得十分紧要。我要告诉你，

我曾经看见过宁静的样子。但请原谅我拙于言辞，无法道出它的颜色和性情。有些我喜欢的秋天生在那里，可惜你既不杀人，也不自戕。你只伤害，如同宁静一样，它们属于铁蹄下的冰河，属于鹤子草上青绿的风，蹙缩而入媚。

2010.3.19

即兴帖

你着白衣，斜睨花山，闲坐危石间，与野僧对弈。你束发，以竹枝撑破青云，和友人裸裎相对；杀人如麻，也言圣人之言；你在中庭植一池秋藕，以身融入这衰败，丝毫不觉突兀。如今，你安心去死，眼望窗外，喂一句“胡马来了”。

2010.3.14

途经青石崖

停车

可以吃的水果已经落下了。

沱江早过了，遥远的地方花枝依然。我攥紧手中的信纸——旷野上，灯火跳动

所有的鬼怪都出来吧！善良人，你也是其中的一种。

2010.8.14

山居

云朵一样的栗树击中了我，我想到了快乐，想到裸露的泉水，还有死于修行的山精。它心里怀有超越的情感。

森林，开始集体逃亡，像一个个吕子明一样白衣渡江，像隐秘的团体一样，夜聚晓散。这里面的苦衷，正如金人南下后的中原。

过去，我无法忍受一株植物的死亡，在汲水的时候，会看见野生的山河，隳荆的露水，和突如其来地春天。它们让我的断腿发痒，然后长出柳毒。如果，我能将它们连根拔起，就着连带的骨内，锻造一杯水酒；如果我能够从折射出一道不念深意的目光，那么，射入人云的飞机终究飞过河崖，罢了罢了，没有桃花的作梗如何失眠。

2010.3.18

中央民族大学

朱人膏诗社

语言的弦和诗人之死

fudatou

2010年3月8日凌晨,诗人张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去世。初读《镜中》的震撼,旋即融进禅念的思绪里头。死亡往往会将个体放大,导引出一场盛大的纪念。尽管这种纪念背后几乎意味着愈加宏大的缺失。诗人之死,像一张力学的突然消失,某个固定的时空瞬间破裂。余下的世界,照例如常运转。

在每个人的世界开始运转的时候,青春大抵都带着诗的错。错落的长短句几经涂改,任何两字之间,都填塞了对异性 and 周遭世界的纷繁想象。而细密的韵脚构成的背景声,则布设着个体的精神版图里,最细碎的秘密。然而,写作始终在做减法,诗心未必能烙成诗句。尘世的困扰和嘈杂的寡淡将诗心化作随手一叠的纸片,生根在旧大衣的口袋里;加班之后的晚餐交错,杯子一碰,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年岁更迭,我们越来越需要诗,诗人却在精神和肉体上相继死去。之间的缘由由北岛说得最好:“写诗写久了,和语言的关系会相当紧张,就像琴弦越拉越紧,一断,诗人就疯了。”对精绝的艺术而言,灵感的终结,也便是生命的终结,于是有头颅枕上冰冷的铁轨,有斧钺加重生命的哀叹,有相信未来的处于微妙的神志状态。一度我也以为这是杰出艺术家以规避的终点站,但像张枣这样的诗人,给了最明白的否定答案。

有称“四川五君子”,在报章上看到张枣和翟永明、欧阳江河的合影,笑里也写着明媚的年代。想起2007年的夏天,采访加珠江诗学院的翟永明,聊白夜,聊书吧,谈诗,谈调里净是对生活的热切。反观她的诗,有沉郁而无悲鸣,有凄切而无永伤,语言的弦索系于笔尖流淌的生命线里。

张枣同样在调适,在控制,他辗转川湘,定居德国,始终在创作,却始终谨慎。只有当语言的紧张处在可控的范围内,他才落笔。熟悉他的人说他是语言天才,通晓数门外语,

我猜测这背后多少也蕴含着缓解紧张的考虑。对常人而言,语言无非交流工具,滔滔有时,沉默也未必惹人。而对诗人来说,语言即是全部世界,生活的构成全然由诗行的言说所决定。他们的思考几乎要凝练成最为精简的语言,精简背后却包藏着人类精神所可能达到的最为复杂的结构。生活的线团催着语言的弦,越前越紧,如若失去控制,便难免崩溃。海子如此,顾城也是如此。为诗而死固然是迎绝的,能控制语言的紧张,为诗而生,也同样不易。用一个比附,死固然需要决心,好好活着也同样需要勇气。

我没有能力用关系、视角甚至现代主义这般概念来解读诗歌,但反复读《镜中》,依然能辨到微微的感动,这种感动既属于审美,也伴随融融的生理知觉催生的温暖。“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酝酿的情和境,足以横贯古今,遍及中西。张枣自己说:“写,为了那弥缝于人的种种告别。”面对海外子然的孤独,他依旧试着控制语言的紧张,作为代价,他“烟抽得凶,喜欢啜啤酒,每天晚上都喝得半醉”,料来肺病也应与此有关。

含蓄的控制成了一种内耗,其折损或许并不亚于终结生命。张枣在48岁的年纪就告别尘世,有时候我也愿意假想,“危险的事固然美丽,不如看她骑马归来”。但投身诗歌,注定是在语言的弦上搏精神的生死,没有退路可言。

语言先于我们而存在,诗歌先于我们而存在。读几行张枣的诗,除了纪念,也远胜于在此通篇浮泛的抒情。张枣和他的诗,没有嚎叫,没有地獄,没有力竭时代的呼告,他的死也不曾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不曾影响“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杰出的诗,会映射出每个读者特有的心灵密码。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我们主宰着诗歌,而是它的语言进入我们,并通过我们,传达永世的理智与感动。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安静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问题,问南方,问故里,问希望,问距离。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卑微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勇敢,不信输,不信神,不信天,不信地。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绝望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热情,给分开,给死亡,给昨天,给安寂。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失落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高昂,有存在,有价值,有独特,有意义。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虚假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真诚,离不开,放不下,活下去,爱得起。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迷茫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方向,往前走,回头望,会跳跃,会停留。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孤独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倾诉,需慰藉,待分享,惹心伤,告诉你。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断裂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完整,至少我要成全我自己。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冷漠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多情,为时间,为白云,为天黑,畏天命。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选择死亡或者生存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选择,刚巧,这两者,都不是选项之一。

我和这个世界不熟。这并非是我逃避的原因。我依旧有很多憧憬,对梦想,对记忆,对失败,对希冀。

3月26日, 一个二十年祭的开始

PinkNoise

梵高33岁在金黄的麦田里被太阳灼烫得遍体鳞伤,然后割掉耳朵向自己的肚子上开一枪; 然后27岁在愤怒的呐喊之后回归无声的呻吟, 受够胃痛和精神压力的双重折磨之后绝望地开枪射向头部; 海子26岁在铜色的亚洲大地上, 在山东关东的壮影里, 让象征工业时代的火车碾过了流着麦子和太阳气的血的身体。

的巨变的四年。之后他离开未名湖来到到政大的校区, 在一盏电灯一杯苦茶一印度香的小屋里开始写下了《土地》、《大扎撒》、《太阳》、《狱》、《天堂弥赛亚》。



海子在那个时代的诗歌英雄, 告别伤痕文学的烂俗和伤痛, 摒弃朦胧诗的高音调和语言暴力倾向, 海子的诗脱胎于最纯朴的生活, 开始了一种歌唱的、张扬自我理想的、弥散浪漫理想摒弃世俗生活的新的抒情诗的风靡。

纪念一个人的诞生比纪念一个人的死更快乐更光荣, 可是如果一个人同一天出生又选择在同一天死亡, 又该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海子在1989年的春天选择与这个世界和谐为一体, 也许聪明如他已经预感到一个物质上更为发达, 精神上更为贫乏的时代即将到来, 在那个春天, 海子手捧圣经横卧在亚洲铜的大地上; 北京吹起纷纷扬扬的柳絮, 一场自由的思潮做着最后的挣扎, 目睹了众神死亡的草原上, 开出片片野花。

我有三次受难: 流浪, 爱情, 生存 我有三种幸福: 诗歌, 王位, 太阳 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 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 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

那一年, 黄耀明在香港演唱会上唱了《血染的风采》。那一年, 崔健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空前绝后地有了无地自容和黑豹乐队, 唱着《国际歌》和《飞翔鸟》的唐朝, 同拉着胡琴的父亲唱《钟鼓楼》和《垃圾场》的何勇……之后, 同样而且不可避免的, 中国摇滚经历了和诗人一样的诞生、辉煌和死亡, 从此之后, 换来将近二十年的窒息和宁静。这个时代的个体, 开始隐藏和钝化自己的内心世界, 轻快的拥抱新的所有的未知, 而1980年代的责任和沉重、自由和理想都抛在关外。

谁的声音能抵达秋之夜, 长久喧响, 掩盖我们颓陈于地的骸骨。

所以, 我一直认为一切关于八十年代的爱与美好自由与理想都随着那一年3月26日的汽笛声开始散去, 于是, 一个漫长的二十年的祭开始。

二十年之后,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读这样的诗句,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对自己说“从明天, 做一个幸福的人”。也许, 在1989年的春天, 随着那个“自由而痛苦的声音”归于沉默, 那个自由浪漫怀揣梦想的八十年代也终结了。

然而精神与物质、自由与政治只度过了很短的一段蜜月期之后, 就开始分崩离析。在那个理想稀薄的时代里, 海子厌弃了世俗和肉身, 抛开了物质的家园, 用仅有的稿费在中国的版图上流浪, 追求心灵家园的归属, 在那里要做一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人。然而, 从浪漫的时代转变到消费的时代只需要短短一瞬间, 蜜月般短暂。在经历

海子在北大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没有体会过, 但是在那些有“海子”味道的电影里, 还是可以嗅出一点当年的味道, 那是中国告别“文革”的严苛走向八十年代活跃气氛

有一种美涉远而来

子静

我一直钟情席慕容的诗, 它符合我一切的想法: 古典温柔, 浪漫忧伤。有些还带着些许禅意, 用一种近乎谦卑的唯美抒发着年少的心情。曾经一位记者采访席慕容, 问她: “为什么您诗中的女子都是这么谦卑?” 席慕容微笑作答: “不是女子谦卑, 而是在爱情面前, 人人都是谦卑的。” 她说出了爱情的相处之道, 在所爱的人面前, 我们都不是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 而是, 那么谦卑的捧出一颗心, 赤诚而热烈, 温柔而含蓄。

喜欢席慕容的诗, 像一幅淡淡的山水画, 清新怡人。她的诗很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年少的心事, 虽然有些淡淡的忧伤, 但忧而不悲。欣赏它, 就是一种享受, 你会发现席慕容的诗里, 其实没有人生的忧伤和遗憾都不是那么面貌狰狞亦或撕裂般的心碎, 有的只是对人生寄予的美好及深深的感恩。正如她在《无怨的青春》中所写:

长大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 在蓦然回首的一刹那 没有怨恨的青春 才会了无遗憾 如山岗上那静寂的晚月。

有时候读诗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赋予人柔软的心灵, 这种柔软不是脆弱, 是如水般的蜿蜒和强大, 你会听到自己内心的清泉叮咚作响, 奏出和谐的乐章。仿佛自己瞬间真实善良起来, 这是人本性的。席慕容的诗就给了我这般美好的感觉, 它让我看到一幅水墨画, 在穿越古今的时空里, 一个弹着琵琶的女子唱着古曲思幽, 而多少个朝代的才子听过同样的歌。她在《命运》中又写道:

海月深深 我窒息于湛蓝的乡愁里 雏菊有一种梦中的白 而窗外 正芳草离离。

她的诗就是这种弥漫淡淡惆怅味, 从古乐府到塞外边关, 从爱的吟唱到湛蓝的乡, 缠绵绵绵, 美得令人窒息。

每个人都有对唯美的向往, 当这种感受直面袭来时, 你会无法抗拒。对我而言, 席慕容诗中有最美的爱情, 最美的人生, 最真的人性。我们现实的生活可以粗糙, 但性灵不可以放任粗鄙。是的, 她的诗对女子来说有种不可抵抗的魔力, 因为太有想象力且浪漫了。我觉得真正的诗人就应如此: 平和、宽博, 像席慕容, 像泰戈尔。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生命的感恩……

真的喜欢席慕容的诗, 曾甚至想像过她的样子, 不是像吴淡如那样气质温婉呢? 最后看到她的图像后不禁哑然失笑, 为自己的浅薄羞愧。她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台湾老人, 故乡在大漠孤烟的内蒙古, 一直画稿, 难怪诗意如此。她的生活很幸福, 她笔下的诗都是对人生一种回味的真诚抒发, 心存善美。我很愿意相信, 她的诗不仅影响着曾经青春的我, 还会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永远的七里香。

Advertisement for 'Water' (水) brand products, including stationery, printing, and cultural services. Features a large '水' character and promotional text like '校内多个院系及社团协会定点宣传品' and '优惠活动 GO!'.